

旅道のそは

遊道堂集卷之三

寶應朱彬武曹甫著

兵部尙書兩江總督松公六十壽序

皇上御極之十五年兵部尙書松公移節兩江統轄南河士大夫相與慶於塗百姓相與歌於市時吾鄉治河者失方略王家莊漫決公方閱兵江上卽弭棹而北兼程赴工甫下車散白金千兩以振貧民逮玩誤者於獄駐寶應兼旬四民安業閭里無援枹擊柝之驚時大溜奔趨南下附郭堤工所在危險警報不時至公輕騎前往捐廉俸峙畚

揭鳩工集事晝夜罔懈靡不立應自始決至堵閉公往來
河上三數次凡餼牽所供禾米芻茭之需率以己資市買
未嘗費有司一錢也明年二月爲公嶽降之辰於是公甲
子一周矣吾鄉人士謀所以祝公者余告之曰無以爲也
公在吾邑澤及災黎惠之小者耳公負海內重望由 軍
機章京超擢 軍機大臣服官中外垂四十年入爲尙書
侍郎出爲總督遠而都統將軍凡前席所陳嘉謨嘉猷入
告我

后者不知凡幾更歷絕塞定疆界遐陬邊徼遠人慕義靡

不賓服在伊犁降卒百餘人公偵知將叛密期殲之

天子震怒鐫公職復鑒其誠惻遂

命節制陝甘未幾改鎮兩江褒其忠清正直當代名臣則公荷

聖天子特達之知爲

國家所倚毗者豈一鄉一邑之所得而私哉僉曰子之言其信然吾聞之一人之情天下人之情也古大臣恥其君不若堯舜無一夫不獲其所公於一隅偏災撫吾民如食疾子則憂以天下可知矣南山有臺之詩序以爲樂得賢

也而頌之曰邦家之基萬壽無期箋曰人君旣得賢者置之於位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公之功被寰宇然吾儕小人沐膏澤而詠勤苦躋公之堂以獻頌者亦非一鄉一邑之私也予旣無以難退而自維與公有一日之雅不可以虛辭飾說爲頌禱之浮辭而士民之稱公者實與詩人之義若合符節不可以默而息也乃發斯義以先吾鄉人之稱頌者焉

劉榕浦封君九十壽序

歲丁卯仲子士達舉於鄉罷禮部試歸余詢同年生有篤古而工於文者乎對曰士以才藻相矜尙久矣求敦古誼然諾不欺者唯通州劉君石臣胡大宗伯印渚沈學士飴原其鄉人也皆曰君知石臣之賢未知其尊人榕浦先生之賢也丁丑復赴公車與石臣同成進士以知縣同發安徽石臣補南陵吾兒補霍山南陵通江大路人素健訟挾持官長號稱難治而石臣令三年民翕然頌神明前歲淫潦爲災水暴漲數百里漫無涯涘沿江州縣被害尤劇石

臣不待發先事撫卹及賑下按戶支給無一遺且濫者百姓咸曰微賢侯吾民漂散不知何所矣記有之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則石臣之所以成其親之名者不亦大且遠乎今年正月石臣以書來曰開歲家君九十覽揆之辰願乞一言以爲壽且曰吾父少事先王父暮齒苦疾病躬侍湯藥衣不解帶及析產上有二兄以田宅之善者歸焉先王父顧而色喜迨生某兄弟教以禮讓未嘗施夏楚而惴惴焉恆恐有過以貽親憂此吾父之教於家者然也平居語人終

日溫溫無疾言遽色鄉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
勸勉其遷且改也雖強暴不馴者抑然自斂下逮臧獲亦
勤勤訓迪不加以聲色人咸謂有陳太邱王彥方之風此
吾父之式於鄉者然也及就養南陵日訓以慈惠豈弟民
生之疾苦不可不廛於懷絕不問祿入之多寡吾母李孺
人來歸時家甚窶攻苦食澹處之怡然及某爲令起居服
御未嘗有所增益蓋六十年如一日也余惟古之人澹泊
以明志安靜以致遠不必有艱苦卓絕之行而德者福基
其所以刑于妻子施于家邦者積厚者流光其澤固未有

艾也豈第以期頤壽考爲先生稱頌云爾哉是爲序

訓導湯君壽序

州縣博士之設所以廣勵學宮樂育人材之至意周官之興賢能大雅之譽髦士胥於是出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則不可以爲前明秩卑而職冗與丞倅同科嘗以江浙人士雜試於滇蜀閩廣之交近者數千里遠者殆萬里蒞斯官者往往苦之

國家崇儒重道旣增敎諭訓導之秩二等制非本省人不得爲於是江蘇安徽雖分省統一棘闡博士缺輒通選今之師儒昔之爲博士弟子者也而登賢書明經者例應鄉

會試有志進取者率以是爲不屑爲綠圃湯先生司訓寶
應悄乎其容藹如其可挹也曠然其懷淵乎其若谷也與
之上下其議論凡
朝廷掌故先哲之德音碩行如懸河瀉水瀾翻而不絕也
歲科兩試新進諸生以束脩爲質外未嘗名一錢爭訟之
涉博士弟子者大則移縣小則訓其不及凡無關於學校
者概弗問入其室左圖右書紛然羅几案而閭閻瑣屑暨
有司之所守未嘗一挂諸齒頰閒信乎古所謂以道得民
者先生其庶幾與先生少卽知名當世累不得志於場屋

晚乃以明經需次久之始獲銓其學行旣無不可爲泊於
進取又未嘗不屑爲宜吾鄉人士之相得益彰也先生爲
明勲臣東甌王之裔累世以文學起家長君若荀有聲庠
序餘皆嶄然露頭角微特東甌之世澤源遠而流長抑亦
先生之爲政於家者引而勿替其福履正未有艾也今年
九月之朔爲先生懸弧之辰邑諸生皆奉觴爲壽而屬余
爲文以張之乃不辭而爲之序

大員之微爲夫中懸懸之疑品清士皆奉期爲禱而歸余
 夫坐之臨如外宰香便而必替其顯顯王未育又出半
 千鎰百種然露取而始耕東廂之州署應以而齋尋時衣
 而東廂王之裔果世以文學步家尋吾苦苗育其有
 主以又未嘗不保爲宜吾雅人士之味郡益運出此主
 所以以爲對善夫人之命難益其學計想無不可爲事

葉健菴六十壽序

余之友未有先於健菴者年十三四時健菴師事先君子而令祖奉政公就養寶應時相過從論文講藝絕無穉齒嬉戲之習不三數年先君子有事於山東健菴兄弟將遊學京師買車隨行辛卯後遄歸歲初健菴兄弟必來省先君子至則爲十日畱別時依依不能舍戊戌己亥健菴計偕赴京師爲四庫館寫書之官不相見者三數年秩滿分發四川余適教其季弟臨別黯然而逾年而健菴以獲犯保舉引

見請假歸省又相見於袁浦旋遷浙江乍浦同知復以使
事至京道出寶應迨君奉太夫人諱歸別駕公已篤老不
謁選者幾十年蓋無歲不相見乙卯余送女北上君補官
湖北德安復相見於君之家及君再以憂去余亦歸自京
師乃僦居吾邑無三日不相見君以長女妻余次子婚姻
洽比情好日篤戊午余赴禮部試君亦守選北上驅車並
行至京同寓櫻桃斜街寒夜擁鑪論今道古漏下三鼓始
就寢平生朋友之樂無逾斯時者嘉慶己未君得官西安
久之遷守興安不相見者十餘年始知交遊之常聚不易

得方聚首時不知其樂也今年十一月爲君懸弧之辰於是甲子一周矣余素壯三秦土風兼有金石之好屢欲遊秦不勝車馬登頓之勞瀕行輒止將爲一言以介諛頌之詞非吾兩人所莫逆於心者君當官守道隨牒平遷獲上宜民天下士大夫皆知其賢無俟親知昵好之顯揚而褒大之也惟少而壯壯而老數十年聚散離合之迹倏如過隙而犬馬之年亦已五十有九每一念君忽忽不自得君當賓僚讌集之日回首南雲念童稚之交馳情天末必有愀然其不樂者卽以斯言當招隱之辭可也

天也也雖少而取其多者其多乎然則合之而
 且另天不士大夫皆以其賈賤於縣味其世
 而非若兩人其莫與依心者其言其言其言
 其不親車調登則之幾幾其神也其言一
 其甲子一風矣余素其三素土風其言金
 其式第首物不味其樂也今其十一其言